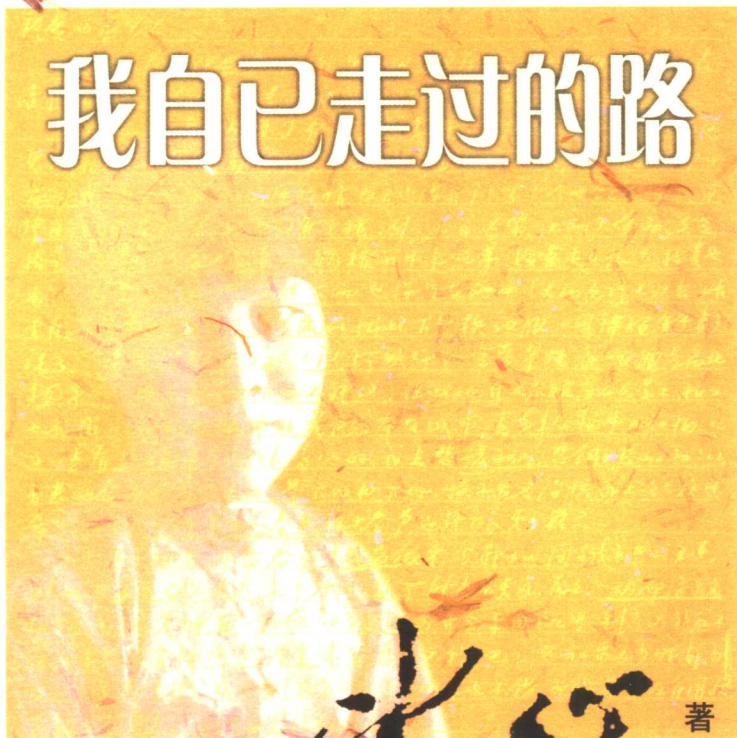


我自己走过的路

散失已久的美文
初次面世的佳作



梁
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自己走过的路



冰 心 著
王炳根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自己走过的路/冰心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02 - 006064 - 1

I. 我… II. 冰…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664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张文芳

我自己走过的路

Wo Zi Ji Zou Guo De Lu

冰 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8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4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978 - 7 - 02 - 006064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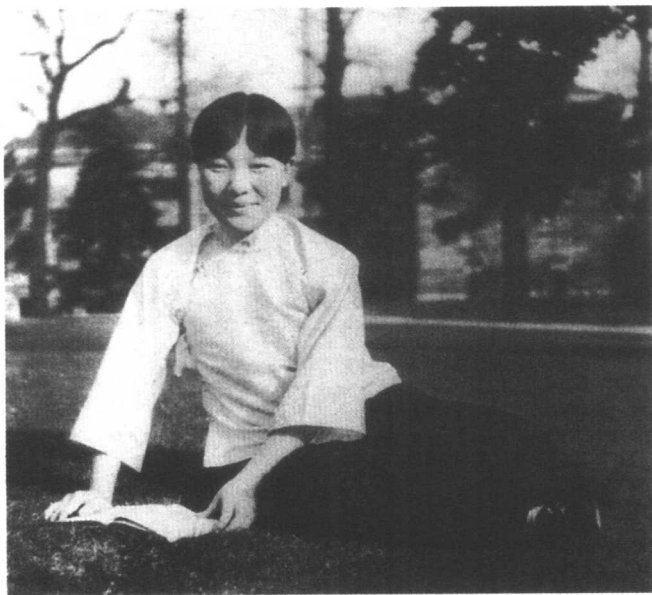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出生于福建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1913年迁居北京。先后就读于贝满女中、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1923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奖学金，遂赴美留学，专攻英国文学。1926年归国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抗战时期先后到昆明、重庆继续写作。1946年到日本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任教。1951年回国。主要作品有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归来之后》，以及《冰心全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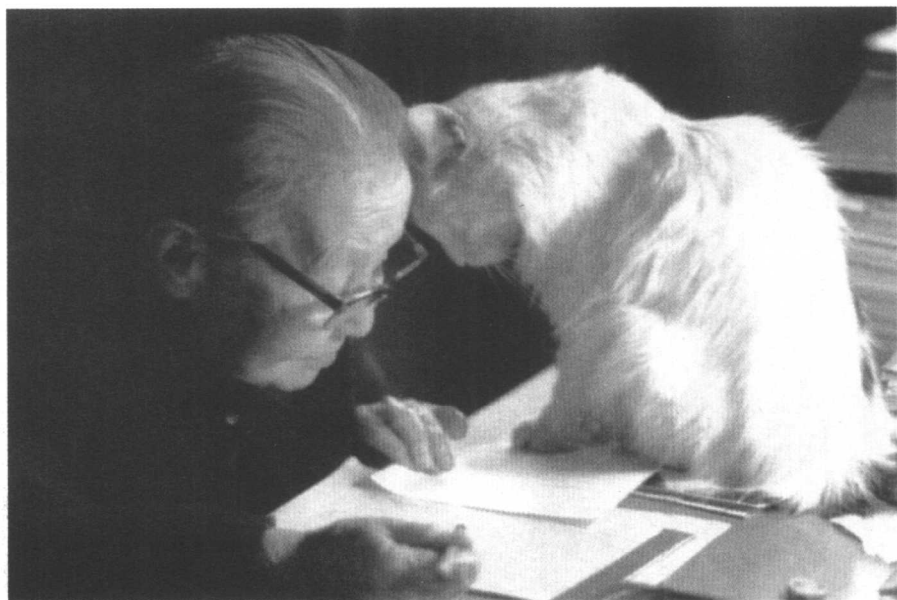
“五四”时期的冰心（1919年）



冰心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校园草坪上（1924年）



晚年的冰心（90年代）



冰心与猫（80年代）

序

王炳根

1994年12月,海峡文艺出版社一次性地推出了八卷本的《冰心全集》,编者为冰心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卓如女士,印数六千套,三年的时间内几乎销售一空。1999年2月28日,冰心以百岁高龄谢世,为急读者所需,这年的10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在稍作增订后,推出了九卷本的《冰心全集》。九卷本在八卷本的基础上,只是增加了致吴冰、卓如等人的信件三十余封,没有多少区别。《冰心全集》的出版,为系统阅读和研究冰心、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做出了贡献。

《冰心全集》出版后,中外学者、专家陆续发现了不少的未收入《全集》的作品,尤其是2004年冰心的家人将冰心全部遗物捐献给了冰心文学馆,在遗物中,发现了冰心大量的日记、笔记、书信与手稿等。冰心佚文与遗稿是冰心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以至政治与社会研究的宝贵资料,是民族的文化财富。

一 佚文时有发生

冰心佚文的发现几乎是紧随《冰心全集》的出版而来。从1919

年至1998年,在长达七十九年的创作生涯中,冰心的作品散落各处,尽管卓如女士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来收集,但一人之力毕竟有限。所以,《全集》一出版,便有人发现有文章未能收入。北京大学教授方锡德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先后在冰心经常发表作品的《晨报副刊》《北平晨报》《燕大周刊》《益世报副刊》等报刊上,发现了冰心佚文九篇。2003年9月,方锡德先生携其发现的佚文与对佚文研究的论文,前来参加冰心文学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与讨论。方锡德在他的论文中说,对《冰心全集》及编者的尊重,“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全集》展开对于冰心的了解,汲取冰心人格精神和创作的营养。此外,如果可能的话,也不妨做一点拾遗补缺的工作,以便使冰心的《全集》更‘全’,能够更加全面地展现冰心著作的‘全貌’。”(方锡德:《介绍〈冰心全集〉未收的几篇文章》,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三),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11月版)方锡德先生是这样,其他的学人也是以这种精神来发现和对待冰心佚文的。

1999年冬天,听说天津有一位废品收购者手上有冰心的资料,我和冰心的女婿陈恕教授曾专程前往探访。在那儿看到冰心写于“文革”中的一份交代材料,在作为“罪状”的作品目录中,冰心开列了发表于日本《妇人公论》(1947年9月号)上的《宋美龄女士近况》。于是,我托日本关西大学教授萩野脩二先生寻找,萩野先生让他的研究生牧野格子找到了这篇文章,原文为日文。冰心的这篇文章很短,总共不到400字,却揭开了从日本发现冰心佚文的序幕。

2005年秋天,我在日本关西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时已是该校非常勤讲师的牧野格子女士告诉我说,8月,她曾去台湾访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有大部分四十年代的《妇女新运》杂志,有一期是“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专号”,内有冰心的文章《评闻

述感》。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杂志为复印件，文字都看不清楚，她又到国民党党部资料室查找原本，但不允许复印与拍摄，只能在现场用电脑抄录。之后，牧野女士又提供了冰心 1955 年访问日本时，与成仿吾先生关于中国出版情况的一个谈话。10 月，我前往名古屋参加“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第 55 届全国学术大会”，受到爱知大学 COE 研究员虞萍博士的接待。虞萍女士在名古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题是《冰心文学的研究》，曾经访问过冰心文学馆，出席了冰心文学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以，她对冰心的作品相当熟悉。她说，她曾经见到茨城大学研究生青柳真理女士在写作硕士论文时发现的八篇冰心佚文，除《宋美龄女士近况》之外，其他均为新的发现。这些佚文均为日文，她正在着手翻译，首先翻译的是《日本的风景》，希望我在访问期间，寻找、游览冰心写到过的景区与景点。

1946 年至 1951 年秋天，冰心曾有五年的旅日生活。那时，她的丈夫吴文藻先生出任公使级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盟国谈判顾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度离开了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团，隐居于日本民间，1951 年秋天，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与安排下，回到了新生的共和国。旅居日本之初，冰心生活无忧，但心情复杂，面对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同时自身也遭受了美军大轰炸与原子弹苦果的日本，她作为一个提倡“爱的哲学”的女作家，既不能沉默又不愿一味地谴责。这时，她应邀写作、演讲、座谈，这些文章与谈话发表在日本的报刊上。冰心精通英语，也懂法语，但不通日语，她的文章、演讲和谈话使用中文，发表出来时已被翻译成日文，散落各处，冰心本人也没有保存。她在日本发表的文章、演讲与谈话，均未在中国国内发表。其中有些文章，如《从重庆到箱根》《给日本青年女性》《怎样欣赏中国文学》等，是后来译成的中文，首次收入《冰心全集》，不少的文章、演讲与谈话，没有被发

现,没有译成中文。

由于冰心是战后第一位到达日本的著名作家,面对要求恕罪的日本人民,冰心认为战争的责任与罪恶不在他们,而在那些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者,所以,她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妇女与青年,应该携起手来,以人类之爱制止罪恶的战争。这种胸怀与大度,给战后的日本人民、尤其是知识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心的作品从二三十年代便介绍到了日本,四十年代末她又在日本生活,写文章、讲学等,因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在学界,经常有人以冰心和她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写作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而日本的学者在做研究时,非常注意新资料的发掘与引用,冰心佚文在日本不断地浮出水面,便是出于这种学术背景。

京都立命馆大学非常勤讲师岩崎菜子女士,对冰心佚文的发现颇费周折。二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国占领日本期间,日本报刊的出版需经 GHQ(美国陆军总参谋部)审查。这些经过审查的校样和最终版,被一名叫普兰格的博士负责运往美国,捐献给了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兰格文库”(The Gordon W. Prange Collection)。文库中的资料一度沉睡在美国,到了九十年代,普兰格文库中所收藏的杂志和报刊被制成微缩胶片,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可以查找阅览。之后,“普兰格文库”收藏的杂志,又由二十世纪媒体研究所汇集整理,于 2006 年春天编辑成了《占领期杂志目录数据库》。岩崎菜子女士以前在日本报刊上曾经找到过一篇冰心佚文《梦》,这一次,通过查阅这个数据库,竟是一次性发现了八篇冰心的佚文,令她非常兴奋。但问题很快就来了,由于原件的保存状态不理想,缩微胶卷上有许多字辨认不清。于是,她又跑了很多日本的图书馆及其他藏书的地方,包括得到致力于冰心作品介绍已故饭冢朗先生的儿子饭冢容先生赠送的剪报复印件等,终于弄清了文

章所登杂志的发行年月、出版社等,解决了阅读全文的难题。

二 遗稿如珠

《给〈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的回信》是《冰心全集》收入的最后一篇文章,作于1994年12月16日。冰心先生1994年9月24日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此后便未出院,直到1999年2月28日谢世。《全集》出版后四年多的时间,冰心确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但仍有题词、贺词、书信与访谈等属于一般写作范围内的事情。比如,她与巴金的通信、香港回归的题词、冰心文学馆奠基与落成的贺词等,都遗落在《全集》之外。

到了2004年春天,也就是冰心逝世五周年之际,冰心的家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冰心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楼居住时留下的遗物,全部捐赠给冰心文学馆。我作为冰心文学馆的主事人,自是兴奋不已,亲自率领了工作人员,前去整理与接收那一大批的遗物,最后用了三个10吨的集装箱,运回了福州。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发现了冰心大量的笔记和日记,包括1955年6、7月间,赴瑞士出席世界母亲大会的日记;1955年11、12月间回福建视察的“还乡日记”;1957年4、5月间,前往南京、上海等地参观的日记等。由于《冰心全集》未收入冰心日记,以致许多读者和研究者认为冰心不记日记,从这一批日记来看,冰心有外出时记日记的习惯,但也有例外,在她的遗物中,我发现了几页撕下的日记残片,恰恰是1966年“红色八月”中的几页日记,从8月27日至31日,记载了红卫兵抄家的情况,极为珍贵。冰心的笔记一般记录参加会议时领导的讲话和讨论的发言,有周总理的讲话、陈毅外长的讲话、李维汉部长的讲话等,还有胡乔木、周扬等人的讲话。讨论发言,两大部分:一是民进学习讨论发言的记录,一是作协学习讨论的记录。

吴文藻被打成右派时,冰心做了批斗吴文藻会议发言的完整记录,笔迹都是颤抖的。

冰心无论是写日记还是记笔记,主要是给自己看的,所以,她的日记与笔记,无标点符号,常有缩写句,时不时夹着英语或法语单词,整理起来相当困难,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这个集子还来不及收入她的日记。

冰心散落的书信,最后都集中于她的家人处。整理出来,约有二十余万字。其中有1940年致巴金的信,有给萧乾、张洁、袁鹰、铁凝、范伯群、刘心武、霍达、李辉、刘家鸣等作家、学者的信,大量的是写给孩子们的。有两组完整的信件,一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冰心二进五七干校“致家里人”的信,一组是八十年代谈美国留学生生活的信,在纪念冰心诞辰105周年时,分别首发于《收获》与《爱心》杂志上。

冰心的父亲参加过甲午海战,使她有了许多深切的感受,她曾多次说要写甲午海战,但每当提笔,便激动,便大哭,加上年事已高,人们一直没有看到她的这部作品。实际情况是,她已经动笔了,起名为《甲午战争》,但只是开了一个头,因情绪激动,没能写下去。在清理遗物时,她的女儿吴青从一本杂志中找到了这部作品的遗稿,写在一个裁开的已用过的邮局公务信封上。因此,我在组织人员整理冰心遗物时,都是格外小心,生怕漏过只言片语。在冰心的笔记本中,经常夹杂一些纸片,纸片上往往就有一首古体诗词或打油诗之类的东西,大概是她在开会期间的闲笔。她还有一种遗稿是家庭账本。“文革”中,冰心一家有记家庭开支的习惯,衣、食、行、烟、糖、茶,保姆工资等,一概记入,有的还是亲笔记录,铅笔书写,字迹清秀,非常有意思,如果从社会学上研究“文革”时期的生活,那么,冰心这几个账本便有极高的价值。

三 《惆怅》的真伪

方锡德先生发现的小说《惆怅》，在2003年秋天带入冰心文学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几乎遭到了包括本人在内的与会人员的集体质疑。人们像捍卫冰心的纯洁性般地排斥着《惆怅》：因为它写了一个“双重三角”的恋爱（即两男一女：薛炳星与卫希褪追求黄蕊因；两女一男：刘若蕻、黄蕊因追求薛炳星），而冰心既不写男女情爱，更不会以这种方式描写爱情故事，童真、母爱与大自然才是咏叹的文学主题，爱情与爱情故事从来不是她描写的范围，尤其这个小说的爱情故事庸俗和老套；因为它的文字与冰心的风格不同，缺少优雅而显得有些粗糙，尤其是作品中的诗词，以冰心的腕力不可能是那样的文字；因为，冰心的小说多散文化、故事性不强，且短，这个小说编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二万余字，相当于一个中篇；并且写于1923年，那时冰心忙着燕大的毕业论文和出国留学，哪有时间写这么长的小说呢？还因为，冰心自己也没有将这篇发表于1929年的小说收入她自己三十年代编辑的《冰心全集》（小说集）中，等等。

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不少学者都曾知道或读到过这部作品，初步印象基本被排斥在佚文之外，同时，就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年轻学者田川惠女士所提供的论文，便对《惆怅》的真伪存疑。也许有先入之见，也许是方锡德先生在事实的层面上论证尚不充分，未能说服与会人员。事后，我在对待方锡德先生的观点与《惆怅》的真伪保持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在我主编的《冰心论集》（三）中，全文收入了方先生的论文，并在《前言》中加以说明：“冰心佚文与盗版的理解，论者的观点不一，依然照登，以求争鸣与论辩。”同时，方先生的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刊出，上海的《文汇读书周

报》报道了《惆怅》的发现与方先生的观点(特约撰稿任小璋:《佚文〈惆怅〉首现五四时期冰心爱情婚姻观》《文汇报》2005年5月27日)。

我在会后再一次认真地阅读了《惆怅》,并且摈弃先入之见,平心静气地阅读。在我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的同时,我反思了那次研讨会的匆忙(因为研讨会对每一位发言者的发言与讨论都有时间的限定),好像双方的观点都没有说透,如果《惆怅》确实是冰心佚文,它在冰心全部的文学创作中以至五四新文学中都有重要的意义,匆忙的讨论是不是有失责任?于是,我萌生了再一次寻找机会专门讨论这部作品的想法。

为此,我专程去了北京,与方锡德先生、卓如先生和冰心的女儿吴青女士、女婿陈恕先生等交换了我的想法,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我还到国家图书馆专门查找《惆怅》始发刊——1929年《〈益世报〉副刊》。在冰心研究会和冰心文学馆举办的“冰心佚文与遗稿发布会”上,我们邀请了国内外冰心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以整个半天的时间,讨论《惆怅》。方锡德先生为此写了专门的论文《再论小说〈惆怅〉是冰心的佚文》,会上,方先生作了一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

这一次,方先生以考据学的方法,从天津《益世报》的地位与影响(“并非一般的无名小报,而是中国现代史上与《申报》、《民国日报》与《大公报》齐名的四大报纸之一”);从冰心与《〈益世报〉副刊》的关系(首席“特约编辑”与“撰稿人”,担任这个职务的还有周作人、许地山、刘廷芳等);从冰心在《〈益世报〉副刊》发表作品的情况(《惆怅》之前发表了冰心著名的《诗——往事集刊行以诗代序》,之后,连载十一次冰心著名的译作、纪伯伦的《先知》,直至该刊停刊,同时,冰心的三弟谢冰季也在此发表了四篇文章);从冰心与编者虹君的关系(冰心在燕大任教时的学生、并且推断张虹君在校任“燕大周报社”总务部长时,与冰心与冰季均有交往,是师生与熟人

的关系);以及从《〈益世报〉副刊》的作者群——以“燕大系”为主的作者群和发表作品情况的详细统计等方面,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惆怅》是冰心的作品,在这样有影响、关系如此密切的报刊上,绝不可能有冒“冰心女士”之名且是连载的伪作出现!而作为冰心那样有独立品格、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人,见到连续冒名伪作发表而保持沉默,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方先生的发言刚一结束,卓如先生说:“听了方教授的发言,我已无话可说了。”

这一次,由于专家和学者事先都认真阅读和思考了《惆怅》,所得结论发生了变化。有的从爱情婚姻观方面,肯定了《惆怅》就是冰心的作品,有的从“灯塔守”等语境上,阐述《惆怅》与冰心其他作品的联系等,但否定的意见依然,归纳起来,与三年前研讨会上的质疑大致相同。

我在《惆怅》研讨会上的观点是:《惆怅》真伪的争议,存在两个层面,即事实的层面与文本的层面。现在,在事实的层面上,方锡德教授以考据学的方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惆怅》是冰心作品这一事实,而在事实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也就是说《惆怅》是冰心的作品这一事实是确立的。质疑的意见多来自文本的层面,仅从这一层面看,种种质疑有相当的理由,但是;单个的文本对一个作家来说,可能与其他文本的叙述方式、语言风格、描写内容相一致,也可能有不相一致的现象。也就是说,它可能在作者全部的创作中属于实验性的文本,或是另类的文本。不可以圈定一个作家一辈子只用一种方式写作,不可以不允许作者进行不同的文学实验(包括题材与体裁、叙述方法与语言风格),甚至不可以不允许作家偶尔的游戏之作。《惆怅》则可视作冰心的实验之作、另类之作,甚至是她自己并不怎么喜爱的游戏之作。所以,鲜有提及,也不愿意编入自己的文集中去。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推翻经过严密论证的事实。如果这个事实确立,那么,有关文本的质疑便成